

现场讨论

一见 我是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的一见。周老师的报告中说，从幼儿读写发展这一点上来看，中国没有出现性别差异。我想听听您对其理由的看法。

榊原 那请周老师来谈谈。

周 为什么会没有男女差异呢，我想是因为提倡男女平等已经经过了60年。另外，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上海，上海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很少有父母会觉得女孩不用像男孩那样好好学习就行。

不过，在朗读和英语字母以及词汇这三方面来看，男孩水平要略高于女孩，同时女孩的书写能力要稍强。

榊原 内田老师，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内田 看很细微的地方的话，中国也是有性别差异的。特别是在内因、儿童成熟程度所产生的动作行为上，有性别的差异。但是到了5岁，差异逐渐消失，男女水平相当。这是三国共通的。

还有一个，考试的形式会影响性别差异。比如体现语言智能水平的考试，女孩的分数一定会高一些，也就是说，采用的考试形式和儿童成熟程度两个方面共同导致了性别差异的产生。

榊原 好，那么说说其他问题吧。

相良 我是西九州大学的相良。我想问周老师关于兴趣班的问题。低收入家庭参加兴趣班较多，高收入反而少。作为日本人来看，感觉似乎是颠倒了，所以我想问问这种现象的背景是什么。

榊原 周老师，您怎么看？

周 首先是经济能力吧。高收入的家庭可以上幼儿园以外的其他补习班，未必要参加兴趣班。

其次是父母的观念。越是高学历的父母，越希望孩子多玩，自由成长，其他的调查也出现同样的结果。另一方面，收入较少的家庭希望孩子尽早掌握各种知识。因为有这两个因素，所以可能跟日本的现象是相反的。

榊原 谢谢。我向李老师提一个问题。

关于收入和语言能力的关系问题，日韩得出了相似的结果，那么收入和教育额度是否有明确的相关性呢？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李 关于收入和语言能力的关系，韩国和中国的倾向一样，收入低的家长会牺牲自己来增加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额度，所以收入不能等同于语言能力。

柳原 谢谢。那么有请朱家雄老师。

朱 我想这次的共同研究，重点是了解孩子们的读写认知能力、特别是读和写的能力。那么，读和写到底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自己掌握的东西呢，还是通过外部教育实现的结果呢？我觉得这是议论的前提，我们似乎还没充分弄明白这个问题。

当然，家庭收入所得的水平，父母的学历、教养等着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重要的，但我觉得，三国共通的文化因素，特别是父母对孩子们的读写能力有多重视，以及在文化背景下无意中给孩子施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不是更重要一点呢。

这个调查才刚开始，继续做下去的话，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调查。比如，三国相似的地方很多，那么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意识和认识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根据这些再继续进行这个调查，那将会是一个很出色的调查。

内田 朱教授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读写能力是人的成长过程中自发出现的，还是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的？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影响。

而且，环境因素虽然是人们很少意识到的，但是在我们学习读写的各种环境场面里，文化都是存在的。比如，母亲看报纸，父亲读书，看到这些身影，“读书”这事就会逐渐刻在孩子脑子里。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文化价值，比如读、写、计算，在三个国家都很受到重视，这种文化价值已经渗透到了孩子的生活之中。

再有一个因素，也是已经有调查数据显示的。那些父母不太重视读写的孩子们会怎么样呢？到了小学一年级的九月（注：日本是每年四月开学），他们就能赶上其他孩子。因为很晚才接触读写的孩子，这时候开始明确意识到了文字的读写机能。他们会明白文字很方便，能写字以后，能够跟自己不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的人进行沟通，文字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且这种意识越是在后发的孩子身上体现得越强烈。这是1989年我做的追踪调查中的出来的数据。

李 除了这个研究，我还采访过其他韩国的家长们，得到了很让人惊讶的结论。家长们机械导入早期读写，对孩子来说并不是有效的教育，认真对待培养每个孩子反而更重要。

但父母为什么还是非要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呢？现在的父母对于培养孩子，对自己孩子的未来感到十分不安，想到自己孩子会落后，就担心得不得了。日本、中国、韩国三国都进入了少子化时代，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宝贝，越来越担心，于是就开始早教热潮。

因此，为了让他们安心，需要提供明确的证据，所以我们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比较研究。我们想通过这种研究向家长证实，上学以前的孩子通过训练习得的读写能力未必能在上学以后也维持下去。

我们不应该总是说早期教育，而是通过让孩子看小人书、读书来发展智力。我们要采用怎样的观点，如何配合孩子的能力，对他们的成长应该抱有怎样的意识呢？我希望争取可以从这些角度来向家长提出建议。这一点，应该是三国都相通的启示吧。